

# 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惆怅

文·马超



我并不算是一个阳光的人，从小到大，时常感到莫名的惆怅。

当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，每次要离开家，总是习惯性地转过头回望，直到看不见胡同尽头挥手的母亲，视线里只剩下马路转角的高墙。母亲对我说，恋家的孩子没出息。我对母亲说，只要一直待在家里，没出息我也乐意。于是，我喜欢听着大雨过后的蛙声入梦，喜欢躺在洒满阳光的房间赖床，喜欢拿着铁锹，在一尘不染的雪地里奔跑撒野，喜欢摇着扇子，在挂满繁星的院子里消夏乘凉。那一年，我欢唱着歌谣，把年幼无知的惆怅，安放在万里晴

空，安放在十里洋场，安放在如油画一样美丽的村庄。

当我已成为在外求学的游子，每次要离开家，还是会习惯性的转过头回望，直到看不见舞台上挥手的母亲，视线里只剩下秋风吹起的麦浪。母亲在电话里说，有出息了就不能再恋家了。我在QQ上写下第一个签名，“长大了我就回家种地”。于是，我时常想念田野里金黄饱满的谷穗，想念栀子花下沁入心扉的芬芳，我甚至想念下雨时老家门前那条泥泞的小路，想念家里停电时桌子上那微弱而摇曳的烛光。那一年，我强说着忧愁，把稚气而张扬的惆怅，刻在美丽的大学校园，刻在古老的绿树红墙，刻在如同江河一样奔流不复的时光。

如今，我依然时常感到惆怅。只是每次离开家时，已不再转头回望。厚厚的雾气掩饰着航班飞行的轨迹，直到散去之时，才发现故乡已消失天际，间隔了无数个城镇与村庄。母亲在电话里问，现在还想家吗？我告诉母亲，早都不想了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每当自己走在热闹的街区，看着闪烁的霓虹、穿梭的

车辆，总是会想起那千里之外的村庄，她那么质朴，那么安详，似乎这世界所有的漂亮，都抵不过她在记忆里的模样。这一次，我压抑着情感，把欲言又止的惆怅，藏在繁华的都市，藏在喧嚣的人群，藏在我终究不能回去的原乡。

是的，我就是如此忧郁，如此容易的陷入惆怅。那惆怅，曾陪我历经十余年寒窗，见证着一个个黎明与黑夜，也曾伴我行至江南与塞北，翻越着一座座山川与高岗。那惆怅，时而像屋檐下飘落的细雨，温润着我的梦想与光荣，时而又像来自山谷的清风，吹拂着我的孤独与沧桑。

而那一直挥之不去的惆怅，其实从来都不曾让我觉得得意乱心慌，即便此刻我正穿行在漆黑沉寂的旷野，即便我的身边依然只有空空如也的行囊。带着这挥之不去的惆怅，就如同携着一位结着愁怨的姑娘，她平凡却又神秘，优雅而又从容，正用着无尽的温柔与善良，抚平我所有的心伤。

她说：“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”。

